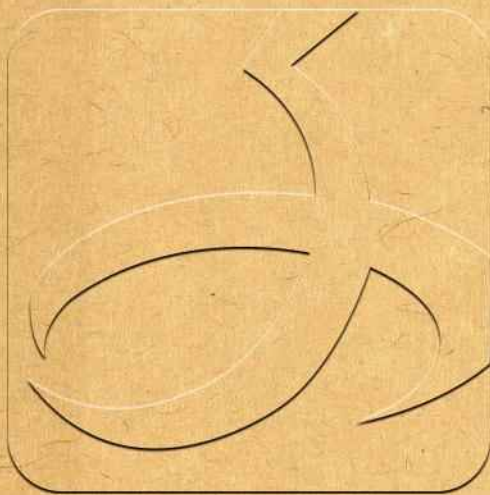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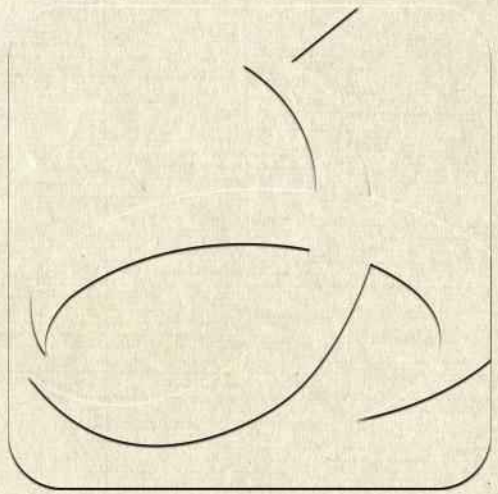




22-238  
7772-1  
=13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

對以幹材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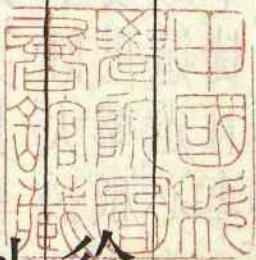
五代史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也父宏正崇韜初為李克修帳下親信克

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莊宗為晉

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

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

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北京市文物局調查組藏書印





爲中門使甚見親信

五代史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

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

出典幽州雷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

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爲外任妻璠華公主泣請于貞

簡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

崇韜乃署知祥爲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晉兵圍張文

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

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

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

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

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

五代史十八年從征張文

禮于鎮州契丹引軍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

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安巴堅祗爲王都所誘本

利貨財非敦鄰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

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專之濟否亦有天

命莊宗從之 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尙書樞密使梁王

王師果捷 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

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

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

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

因曰彥章圍我于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

據河下流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

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

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

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



伐木渡河築壘于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

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五代史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閱其

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即位于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

時衛州陷于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洶洶以為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

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所出崇韜啟曰段

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

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

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又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葭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

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庫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眾

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眾四面拒戰有急即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

楊劉之圍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

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

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于梁

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

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

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

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

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

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



建白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

屬于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

五代史未

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臥內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為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五年起義圖霸為雪家讎國恥甲冑生蟻蝨黎人困輓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土庶日望蕩平纔得汶陽尺寸之地不能保守况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怨設若割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雖雄必決聞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孺苟欲持我臣但請雷兵守鄆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自潰若使偽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採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纔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



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與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別日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畱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

**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  
皆崇韜贊成其謀也

**德軍節度使**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監修國史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鎮冀深

趙等州觀察處  
**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  
置等使真定尹

**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力兼**  
**將相遂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  
**事特不便也**  
五代史莊宗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傾內外謀猷

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  
**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

**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  
五代史初崇韜與李紹宏

同為內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已上舊人難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局紹宏在莊宗皇帝龍潛日為中門使及即位命潞州監軍張居翰與郭崇韜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心常不足崇韜知之乃置內局之名



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決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

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

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

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

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

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

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

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

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五代

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熏灼恐為人

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為羣邪排

毀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為菟裘之計其子延說等曰大

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為螻蟻所制尤

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勲業第一雖羣宦

側目未必能離間宜于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

辭避之名塞其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宮未

正宜贊成冊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闖其如余

何崇韜然之于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

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為皇后崇韜素廉

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

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

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

藏以佐賞給五代史初收汴洛稍通路遺親友或規之

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

祛之人也一旦草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



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禮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  
清異錄一時之菓品類幾何惟假蜂蔗川糖白鹽藥物  
煎釀曝粉各隨所宜郭崇韜家最善乎此知味者稱為九天材料  
莊宗已郊遂立劉氏

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于內臣  
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  
計破梁陛下撫背而約日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  
後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  
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  
册府元龜後唐郭崇韜為

樞密使中書令同光二年二月上表陳情曰臣聞底力  
辭封者貞臣之至節慢官速戾者有國之常刑其或任  
重才輕智小謀大縱君恩念舊未貽覆餗之譏倘官業  
無章何顯陟明之道臣本轅牙小校樗朽凡姿在公雖  
歷於年深臨事莫聞于日益頃者皇帝陛下雄圖方運  
陽德初潛爰將整于規繩乃俾司于機務此際臣亦內

循短淺累具退陳而陛下天眷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  
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味經綸強施  
勤拙至于戡夷巨孽續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冤立  
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在宸衷兼列較之同  
心非微臣之獨計况今名昇台輔任處樞衡珥貂冕于  
朝端統龍旌於闔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  
嫌寧抑懸貍之刺今則陛下功全報本禮極配天衣冠  
盡列於明廷名器宜推于碩德况臣才謨素寡齒髮漸  
衰以有限之精神當無窮之事務必須下傾肝血上告  
天聰冀勞逸之稍均庶初終之可保伏望陛下念臣不  
逮察臣繇衷其樞密使比列親班實為要執即復本朝  
規制宜選內官掌臨則使權職有分一則免心復本朝  
耗輒茲傾瀝非敢聞欺于犯冕旒伏增隕越詔報曰卿  
名高鈞渭才大築巖夙符卦兆于周王早契夢魂於殷  
主顧君臣之際會實社稷之威靈所以翊贊沖人續承  
丕祚頃歲以梁賊構逆唐室罹災羣兇競起于荏蒲九  
廟皆生於禾黍忍恥而徒思嘗膽平居而未見沃心爾  
能竭迺沉謀資子大計遂訓齊虎旅平殄梟巢文軌混  
同梯航盡入延景運于綴旒之後建殊庸于誓帶之前  
今况纔告類于郊壇方卜年于雒宅始欲與卿平章理



道講貫化源常遵馭朽之規每聽從繩之諫雖遷廊廟  
尚委樞機縱領藩垣不離都輦而又別頌金篆求佐瑤  
圖今則忽覩表章遠辭繁摠進退徒聞于知足始終寧  
稱于注懷是宜勵力扶持勉思翼戴既叶雲從之義更  
申日益之功將致君而須歷重權方為主而難持謙柄  
覽卿陳奏俾我焦勞宜體朕懷即斷來表崇韜又表曰  
臣以機務實繁智力俱困輒有聞天之請願辭密地之  
權豈謂聖旨俄宣皇情未允捧對而水湯滿腹揣修而  
芒刺盈軀臣以委質無材受恩踰等強展神扶之力每  
懷曠敗之憂自陛下委寄重難纏綿歲序臨事而退思  
補過竭力而知無不為當陛下泐河料敵之時對寨交  
鋒之日臣若顧將丹素堅有讓陳不惟招避事之譏抑  
亦顯不忠之罪况今元凶已殄不構彌隆圓正陳報本  
之儀寰海被無私之化英髦星萃拔邁雲臻緬惟不逮  
之才豈掩旁求之命矧乃一身多疾三處持權捫心益  
懼于滿盈持德每虞于忝據伏望陛下特迴睿照迺悉  
煩襟終乞輟此要樞歸於內列一則表大國有進賢之  
道二則免微臣獨竊位之名干冒宸嚴無任迫切詔答  
曰卿忠孝有稱古今無比竭智術而扶持景運蹈謙和  
而統貫羣英鬱有勲庸刊於簡冊昨以翦平元惡開拓

丕基權謀雖出於朕懷叶贊全資于爾力是乃委司鈞  
軸任摠兵符樞機兼掌于金藏盟約備頒於鐵券實諧  
倚注雅稱褒隆豈其忽覽封章堅辭密務在卿幽明監  
德內外推仁可保于千載一時何軫於前思後慮况朕  
綏寧寰海纔及半年告類圓正未踰一月耆德便歸退  
靜羣情莫測其緣方賴嘉謨永禪闕政卿宜勉持幹恪  
永倦繁難更圖遠大之功共保初終之道其年八月崇  
韜又上表曰臣伏念朝廷起軍之際陛下決于宸斷撫  
臣背曰此去必盪寇讐可期清泰事了之後與卿一鎮  
臣仰奉成算固絕他疑果賴神謀尋平僞孽今乾坤交  
泰弓矢載橐徽章已正于母儀嘉禮獲申於元子預傾  
血懇仰瀆宸嚴但以密近之權合歸重望鈞衡之柄宜  
屬通材至於所領節旄雖是陛下所許伏緣鎮州在北  
狂虜未除慮有奔衝須為控扼亦希付于上將所貴殿  
彼一隅伏望陛下道極照臨仁深覆載念臣久司繁重  
憫臣方在衰羸退放居閒俾從遵養臣無任所天瀝懇  
之至帝召崇韜面諭之曰吾在朝城許卿重鎮不許崇  
退閒卿與國同休去將安往促復乃位餘勿復言崇  
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



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  
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

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五代史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於

時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

官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冊府元

龜後唐郭崇韜為侍中樞密使兼領鎮州莊宗謂之日

吾欲移卿兼領汴州授總管鎮陽節制與李紹斌為聲

援度濟軍機崇韜日計無便於此者因日臣內筦機務

外預平章日侍天顏手持國柄名位亦已極矣恩寵亦

已加矣如此富貴何假遙領藩方臣中夜思忖歷數創

業功臣有隨陛下出生入死接鋒冒刃而經百餘戰者

今位不過典方州恩不過功臣名號臣惟涯分徒以指

縱畫策仰贊睿謨餘無汗馬之勞今日窮榮極盛陛下

雖私臣恩舊然萬手所指臣何自安臣每瀝懇披陳聖

旨未迴臨照今陛下議安邊事委任勲賢獲臣初心不

勝大願其汴州節制乞陛下擇親王鎮撫臣晝夜思之

汴州關東之會府當天下之要衝地富人繁國之根本

除命親賢勲德不可輕授于人縱臣領之臣又不歸治

所令人攝職何異空城臣與國之情議須及此乞不以

臣為慮別謙聖懷取臣芻議為便帝日卿言忠蓋子忍  
奪卿土宇乎翼日上章辭節鎮批答云豈可朕居億兆  
之尊俾卿無尺寸之地卿雖堅讓朕意何安崇韜再表  
懇瀝批答日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未決  
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于贊朕  
不基登茲大寶眾與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  
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與師入不  
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  
意迨中都嘯聚羣黨窺凌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雖云  
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算斯即何須冒刃始  
顯殊庸况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眾共定羣心惟  
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  
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常陽請歸上  
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  
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阻來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  
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



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與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

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

五代史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奉物為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賞軍

不足崇韜奏請出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沈吟有靳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讐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已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物今宮室大半空閒鬼神尚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于諸道採擇宮人不擇良賤內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嘗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與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栱干雲蔽日今官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即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賊恒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毒何也崇韜奏陛下頃在河上汴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祁寒溽暑不介聖懷今寇既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



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河  
日內中營造日有糜費屬當災饑且乞權停不聽  
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  
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  
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  
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  
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  
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勸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  
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  
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  
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

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  
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  
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  
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  
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  
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  
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  
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五代史羅貫不知何許人進士  
及第累歷臺省官自禮部員外  
郎為河南令貫為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  
伶人用事凡請託于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  
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之失先是梁時張  
全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寮佐皆出其門下事全義如



廝僕及貫受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爲府司  
庇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  
于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  
陵道路泥濘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  
貫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  
問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撻答促令伏款翌日傳詔  
殺之郭崇韜奏曰貫別無贓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  
宗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  
之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讞  
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  
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決  
因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卽  
令伏法曝屍于府門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  
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  
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  
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

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

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

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五代史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

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當

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

犯邊北面須籍大臣全倚總管鎮禦臣伏念興聖宮使

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付

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卽曰小兒幼

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于卿

者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

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

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



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于崇韜繼岌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承命而已

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畱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畱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

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于駟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一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于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



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

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五代史莊宗令內官李廷

安李從襲呂知柔為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

由是大為詬恥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欵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

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為蜀帥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為蜀帥繼岌覽狀謂崇韜曰

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況余不敢議此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

測王宜自備由是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賈詔至蜀促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

曰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已為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

狎遊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

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

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金玉珠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

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延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

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畱蜀心已不

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畱則與繼

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

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園張筠分道

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馬彥珪至軍決取十二日發成都赴闕令任園權知畱

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他無釁端安得為此負心事公輩勿

復言從襲等泣曰聖上既無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泄為患轉深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

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金玉珠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延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畱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畱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園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馬彥珪至軍決取十二日發成都赴闕令任園權知畱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他無釁端安得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曰聖上既無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泄為患轉深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



招討使從襲等巧造事端以間之繼及既無英斷僂俛  
 從之詰且從襲以繼及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及登樓避  
 之崇韜入左右搃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訓廷誨隨父  
 死于蜀廷說誅于洛陽廷讓誅于魏州廷議誅于太原  
 家產籍沒明宗即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  
 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崇韜妻周氏携養于  
 原太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  
 韜父諱宏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宏文館為崇文館五代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宏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宏文  
 館為崇文館敕崇文館比與宏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  
 協舊典從之時樞密院郭崇韜父名宏豆以其姓郭因  
 盧革希意奏改之故有宏文並置之言  
 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  
 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

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五代史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

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冤之然議者以崇韜功烈雖多  
 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太山之  
 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  
 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為己任孟浪  
 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諂奉漸別流品同  
 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  
 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謀先人嘗云  
 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簿  
 徒委之心腹佐命勲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  
 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  
 驟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興平拜尚父  
 子儀之墓嘗從容白繼及曰蜀平之後王為太子待千  
 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疎斥闔  
 寺駙馬不可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  
 宿將戟手痛心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  
 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于洛陽之第籍沒之日  
 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為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  
 亦崇韜自始其災禍也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



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於是成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蓋為此也是知強吳滅而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其賢孰免其禍明哲之士當鑒于斯蘇轍郭崇韜論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昌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于外齊潛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昌釁以攻人其禍若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攻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己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

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克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以伐人蹈齊潛之亂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何去非郭崇韜論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讐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為韓彭者李嗣源為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于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讒嫉日急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疆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眾而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疆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



蜀無救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眾因東歸之士擁繼岌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畧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于操權而速禍之權莫重於制兵崇韜謀追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於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梁

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五代史安重誨其先本北

部豪長父福遷為河東將救兗鄆而沒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

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

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

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

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五代史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

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為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

其右明宗踐阼領樞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

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

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

于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

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

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宏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

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



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

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于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

類也

五代史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縣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



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于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

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于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于是錢氏遂絕于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盦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



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畱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  
 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  
 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  
 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  
 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  
 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  
 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  
 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  
 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  
 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

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  
 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  
 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  
 由是不復敢言冊府元龜長興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復  
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初彥溫莊宗  
朝累遷裨將天成初未帝出鎮河中奏為衙將善遇之  
至是彥溫承安重誨意乘未帝閱馬於黃龍莊據州城  
謀叛未帝尋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為叛彥溫報  
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  
歸朝廷蒲民感未帝惠養之恩揭竿持梃敵彥溫之徒  
者甚眾竟以堅甲利兵不勝而退數日詔未帝歸朝帝  
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  
即命西京畱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  
率兵攻之五日而敗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  
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及收城斬首傳  
送帝怒彥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帖然五兵載戢蒲  
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敢狂悖皆以為安重誨方



弄權柄從榮等諸王敬事不暇獨忌未帝威名夙著已素在其下每于帝前屢言其短帝既鍾慈愛不聽重誨巧作規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既誅未帝在清化宅重誨謂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公等安得緘言重誨諷道等論列欲致未帝于有過之地翌日起居馮道奏合行朝典帝不悅謂宰臣曰吾兒為奸黨所傾未明阜白公等發此言是不欲畱在人間也趙鳳堅奏春秋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惶悚而退居數日帝于中興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問侍臣他事無所言翼日重誨復自論列帝曰卿欲如何制置吾便隨汝重誨曰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苦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他私地閒坐何煩奏也

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

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收家屬時樞密使安重

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只消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璘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璘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

五代史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



淮南明宗難之其後李鏐得淮南謀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臣願得安令公一言為信鏐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初不以其事聞其後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

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鏐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

軍使李行德才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

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

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

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

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于是君臣相顧泣下五代

史重誨為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縮大任否臧自若環衛首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為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眾云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今將統軍

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上聽明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

奏曰與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奸人結構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翼曰帝召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

之曰有人告安重誨私置兵仗將不利于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奸人結構離間陛下勲舊且重誨

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彥溫

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

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

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

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

職如故五代史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誨奏不已



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卽令武德使子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臣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爲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

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

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

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

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

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五代史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虔

裕爲綿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

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人乘斃踣于山路者不

可勝紀百  
姓苦之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使其

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宏昭言昨被讒搆幾

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宏

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

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

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

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

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

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

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



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  
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  
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  
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  
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  
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  
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  
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  
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搥擊其首重誨  
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

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

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

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五代史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于

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  
讒搆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  
辭宏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  
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已  
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  
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  
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  
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  
非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  
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  
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  
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  
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業使河中如察重  
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



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從  
璋以搗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  
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竝剝其衣服夫妻裸形踣  
于廊下血流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  
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  
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  
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  
遠圖而悉自恣胸襟果貽顛覆

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五代史闕

文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奮  
搗擊重誨于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  
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實錄  
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  
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退朝錄凡公家文書

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  
貞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即州縣通稱焉又樞密院問

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載朱梁  
貞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  
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  
梁朝以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  
事貞明年是李振為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  
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勅並行雖無  
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  
承旨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  
此所以為底聞今尚仍舊名熙寧七年十月十三日  
溪筆談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  
按唐故事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  
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  
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錄之於籍謂之  
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  
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  
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者謂  
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  
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  
押字在上次相及參相以此為次向下樞密劄子宰相  
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



之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宜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原注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相

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益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

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

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

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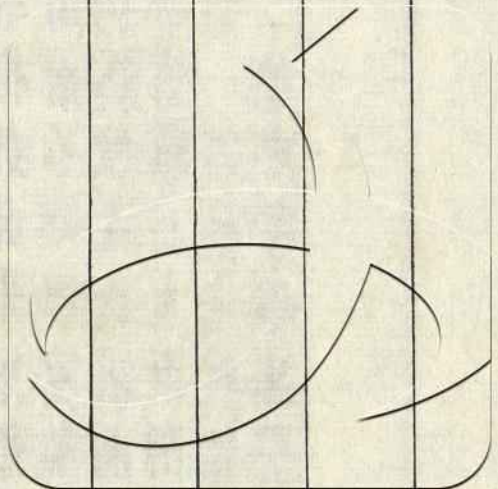
其職也

文獻通考按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

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元之徒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季述乃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使者專橫如此朱梁懲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為崇政院以敬翔為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為贅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

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五代史周

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為帳中騎督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諸熟邊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

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日能生得



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  
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  
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  
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  
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  
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  
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  
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五代史乾寧中為  
鐵林軍使從武皇  
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  
三月汴將氏叔琮率眾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  
眾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  
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

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  
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  
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縱追梁攻燕  
之德威背揮鐵鎚擊墜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  
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  
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五代史天復中我師不利于  
潘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  
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  
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  
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  
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為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  
德威軍于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  
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合遊騎邀其芻  
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  
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堙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  
紀梁有驍將黃角鷹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  
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于外踰年嗣



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羣情釋然是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潞四十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翌日直趨

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天祐七年秋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五代史纂祐七年即梁開平四年也以梁太祖紀唐莊宗紀王景仁王鎔傳校之皆是開平四年冬十一月獨此傳以為秋誤也 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



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  
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  
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  
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  
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  
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于河  
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  
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  
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  
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鄙邑誘敵出營擾

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  
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  
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鄙邑德威晨遣三百騎  
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  
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鄙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  
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  
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  
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  
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



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郃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五代史六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于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

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為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一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眾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唯恃騎軍平原廣野易為施功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才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畧行渡之吾族其為俘矣若退軍郃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郃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眾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郃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飢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



備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飢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既倦  
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  
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  
為右廣宋汴之人為左廣日未至申陣勢稍却德威麾  
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  
建塘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  
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劉守光  
僭號于燕晉遣德威將  
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  
光于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  
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  
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于矢石之間  
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于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  
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

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搥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五代

史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  
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陳嚴等軍進討  
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  
驍將軍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岡初廷  
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  
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  
搥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  
李山海等五才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鄉大  
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  
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  
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莊宗與劉鄩相  
性忠孝感威武皇獎遇嘗思臨難忘身

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  
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  
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五代史十二

自洹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

馳入土門聞鄆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

軍初劉鄆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于背繫而遣之既至謂劉

鄆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

鄆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莊

宗勇而好戰尤銳于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

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

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

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

莊宗問戰于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

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

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

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

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

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

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

重先吾為公毀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

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

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



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

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五代史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

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敵眾攻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

威撫循士眾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麻口

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

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

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

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

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

入之眾抗彼激憤之軍不以友畧制之恐難必勝王但

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餉不

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

挑戰恨不遇賊今欵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

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

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

遊軍入我輜重眾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

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沒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

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

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

陣凜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為名將及其沒也

人皆惜之司空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

審配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卽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後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五代史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為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為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為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

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從晉王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居庸關

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薈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于莘西從莊宗敗鄩于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自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



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旋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瑋于邠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賊于夾城加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柏鄉畱存審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祖攻滎縣存審與史建瑭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遙領邢洛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欵于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真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眾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洛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洛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

契丹圍幽州是時晉

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五代史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契丹敗契丹之眾從戰胡柳陂晉兵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五代史冬破汴將安彥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舉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迴駕十二月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劾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逗撓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



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為內  
外蕃漢馬步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  
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  
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  
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  
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  
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  
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  
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  
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  
知吾利于速戰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  
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鬥  
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壘不  
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  
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  
擊于渭河又大敗之五代史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  
朱友謙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  
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  
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  
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方黑  
氣如鬥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于  
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  
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  
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  
之獸窮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  
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遂解同州  
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



十七年七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以兵收復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時友謙親順友貞請同州節度友貞怒其侵已不時與之遂絕友謙請麾節于我因授之友貞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帥師寇同州塹其城友謙力不能救請師于我帝遣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帥師赴援九月王師大集于河中朝至夕渡時汴人不意王師速至劉鄩曰蒲人事晉心異貌恭假有乞師寧無猜審至于師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途未能及此李存審聞之笑謂軍吏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自天而墜劉鄩善將何其昧哉汴人素輕蒲兵每遇遊騎挑戰必窮追襲存審初至率精甲千人內選二百處蒲人之間直壓賊壘賊出千人結陣而追之遽見我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軍憚戰明日進軍朝邑時蒲中蒟粟暴貴糧餉不給駐軍浹旬人皆思戰李存審欲徐圖勝負不時聽從存審謂嗣昭曰我率偏師入寇境蒲中久為賊有人心尚懷兩端事一差跌則吾屬無類且蒲人羸懦不可驅以爭鋒惟悉我師又眾寡不敵持久則資糧不足求戰則勝負難知每一揣謀令人鬚白公方畧如何嗣昭曰我數千里與兵與

人解門倘無成績則失屬亡師今日良圖無踰急戰存審曰予所料度非不至此但同州南距渭河又數十里連接華州若逼動賊軍夾河結壘持久不戰以逸待勞俟我饋運不充蒲人離貳事生不測吾輩安歸不如示弱按兵侈其門志觀其進取然後決機軍士口譚未可取信嗣昭曰善又旬日望氣者言夜見西面黑氣如門雞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我歟召嗣昭友謙聚謀下令軍中誠示所向遲明進軍距于賊壘賊罄壘而出蒲人在南我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少退賊呼曰冀王走矣為賊所躡嗣昭以精騎抗之大軍繼逼賊遂奔潰追斬二千級值夜劉鄩以餘眾保營自是閉壁不出居半月存審謂嗣昭曰予所料者懼劉鄩據渭結營持久待我今精兵亡敗退走無門獸窮搏人勿謂無事不如開其走路然後追奔因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知之遂宵遁我師追及渭河弃鎧投仗相蹈藉所收輜重不可勝數劉鄩尹皓單騎獲免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

五代史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李嗣昭李存進相



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帥師進攻叛帥于城下文禮之  
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  
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存  
二十年正月師旋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存  
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  
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  
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  
強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  
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  
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  
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有功而與公  
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

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  
一家四夷遠俗至于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親  
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死于此豈非命哉崇韜度  
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  
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  
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人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  
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五代史無何契丹犯燕薊  
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卧病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為辭但疴恙纏綿不堪祇役既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千戶賜號忠烈扶天啟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為大將不得預收



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人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時佐命之功無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既隆人士輻湊不欲存審加于已上每有章奏求覲即陰沮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粗効馳驅與公鄉里親舊公忍令死棄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慚明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嘆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遠夷極塞皆得面覲形穉射鈎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子壅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叙不得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又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合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子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為戒存審微時嘗為俘囚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

哀之為移次焉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捨之豈非命也五代會要故陝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長興二年四月勅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 王堂間話契丹犯關之初所

有一婦人為賊帥號曰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為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鞍馬署為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偽燕王趙延壽召問之婦人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二百里盤弓擊劍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役服之入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莫不嗟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此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為兗州節度使符彥卿戮之青瑣高議大丞相李公昉嘗言當日目外鎮麤官符彥卿知汴州有詩云全軍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隄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蛾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麤官到底是男兒公之詩意蓋有憾之詞爾彥



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彥超見畱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為建雄軍畱後遷北京畱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

五代史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厯牙職存審卒莊宗以彥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畱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

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詰旦聞洛陽禍變彥超告諭三軍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騎安撫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畱後未行會其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為我往河東撫育耆舊即授北京畱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泰寧軍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廝養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畱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牙訶譴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畱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扣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彥超出至聽事佛畱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畱等殺之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温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為金吾上將軍卒於任

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



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于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五代史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為騎將同光中以功

授曹州刺史明宗即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之帥迫彥饒為之彥饒給許其請明日殺為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畧長與中為金州防禦使為政甚有民譽其後累遷節鎮天福初為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

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



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覺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

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五代史二年七月范延光

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

三千屯于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

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

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置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

殺之奉進從騎散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

盧順密間奉進被害即率其部眾攻滑之子城執彥饒

以出遣裨將方太拘送關下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

害于路左又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

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為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

鎮太原奉進謁于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于麾下莊宗

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觀而壯之後從

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

伐蜀擢為親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

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

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

僕射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即位徵赴闕

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

始奉進有女嫁于皇子重信故高祖幸夷門五月領昭信

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

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為亂



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

常將騎兵為先鋒五代史史建瑋字國寶父敬思鴈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鴈門敬思

為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為裨將晉王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

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李克用追討黃巢于冤胸而

還是時即中和四年甲辰歲也至光啟二年丙午歲朱

全忠始封沛郡王天復元年辛酉歲始封梁王當中和

四年克用追黃巢還過梁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

時朱全忠未封梁王也

十餘人侍晉王醉畱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

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

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五代史中

援陳許為前鋒敗黃巢于汴上追賊至徐兗常將騎挺

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

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驛是夕為汴人所攻

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鬥矢不虛發汴

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決圍而

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歿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

建瑋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于潞州

建瑋已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瑋所殺相戒當避史

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

徑戰于柏鄉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

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

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五代史建瑋以父廕少

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

校工部尚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為前鋒與總管

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引精

兵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于計敵人不敢芻牧汴將



王景仁營于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日已晡晚汴軍有歸志建瑋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師還雷戍趙州汴將氏延賞數犯趙之南鄙建瑋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

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禧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畱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

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蓇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

五代史九年梁祖親攻蓇縣時王師併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

將符存審謂建瑋曰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之裨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棗彊賀德倫圍蓇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事此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賊勢何以為謀老賊若不下蓇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閱騎軍偵視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瑋與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翌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而殺之緩數十



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塘  
嗣肱為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  
殺守門者縱火大譟俘斬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比  
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 冊府元龜符  
存審為蕃漢馬步都指麾使天祐九年莊宗討劉守光  
于幽州梁太祖因此北伐至于棗彊存審以騎軍二千  
屯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  
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朱公倘以五十萬來義軍少我  
作何禦之行實曰誠如是走入士門為上策存審曰賊  
軍未至難便從公之上策但得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  
可從容畫策不旬日楊師厚攻棗彊賀德倫寇蓍縣攻  
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曰西道無兵蓍縣危急我等坐觀其  
弊何以自安老賊既下蓍城必西寇深冀不預為方畧  
則滋蔓難圖與公等輕騎而行偵其所向乃選精騎八  
百急趨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塘李都督分道  
擒生建塘分麾下五百騎為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  
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  
賊討芻糧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翌日諸軍所至皆獲  
賊芻蕘者數百聚而殺之內緩繫一人令其逸去或教

其去者云可以報朱公禡爾戰地礪爾戈矛晉王大軍  
至矣諸軍逸去者皆教以是言賊聞大駭李都督史建  
塘各領百餘騎為賊旂幟服色與芻糧者相雜而行至  
暮及賀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其芻蕘  
者斷手臂得歸皆言我兵大至朱温大駭遂命夜遁趨  
于貝郡蓍人持鉏耰白挺追擊汴軍收其輜車鎧仗不  
可勝計朱温先氣痼發動因是愈甚畱貝州旬口不能  
乘肩輿疾作暴怒其將張正言許從實朱彥柔皆斬于  
軍門以其亡 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于故元城累以  
師蓍縣故也

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于鎮州建

塘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傅鎮州建塘攻

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五代史十二年魏博歸欵

縣十三年敗劉鄩于元城收澶州以建塘為刺史檢校  
司空外衙騎軍都將尋歷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勝十  
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為馬軍都將八月收趙州獲刺  
史王鋌進逼鎮州為流矢所中卒于軍時年四十六



建塘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  
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  
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  
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  
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  
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  
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  
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  
四十五代史史匡翰字元輔雁門人也父建瑋事莊宗  
為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  
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  
子賓客同光初為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

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  
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  
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  
長公主即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  
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  
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  
起復本鎮匡翰剛毅有謀畧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  
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尤好春秋左氏傳每  
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  
于隱奧流輩或戲為史三傳既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  
有關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目謂匡翰曰明公昔  
刺覃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  
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贖貨無厭而明公  
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匡翰斬  
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此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  
勉之其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  
犬有角浮于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  
十詔贈太保子彥容歷官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史  
匡翰神道碑  
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起復冠軍大將軍右







冠軍 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  
 節度使列旌旂于衛幕再分泣風雨於梁山難勝  
 永慕海運方遠峯摧若何遺封章而不忘戴君對符節  
 而猶思擇帥三陽莫辨之針六合至寬無  
 處問迴生之草管輅慊與才之嘆仲尼與有命之言名  
 不遂而功不成生何足貴命其終而善其始歿且奚冤  
 以天福七年三月十六日寢疾薨于鎮享年四十  
 時情於相杵有詔贈太保喪葬之儀並從加等越明年  
 太原在癸卯孟夏四月二十三日庚午歸葬于北京  
 眠方為吉地不待滕公馬立自得佳城載惟積慶之家  
 須及莫京之嗣尚魯國太長公主車服有容實殷帝之  
 歸妹穠華之王姬半枯旋歎于未亡一慟  
 俄聞於晝哭風飄寶匣翻成別鶴之悲塵暗粧臺永結  
 離鸞之恨嗣子四人長曰彥容宮苑使湊州刺史次日  
 彥澄彥琪並西頭供奉官幼州別駕以于  
 公之陰隲門合容車以鄧氏之舊親家宜藏策寵既隆  
 于奕世榮豈讓于重侯近朝以來莫之比也嘻以公之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求福罔向見義有勇秉

達招延無間於後生不積財而但務藏書不憂家而  
 惟思報國求諸時彥我無愧焉宜乎享大年躋極品上  
 擊九萬里直聳一千尋而陽報無徵天賦有限極公侯  
 伯子男而無成守溫良恭儉讓之言得  
 以謂歿而不朽將傳來裔期播徽音合從魯國之褒方  
 盡延陵之美臣才非地職在仰  
 聞家之德虔遵睿旨強綴斯文屬辭而徒罄掄  
 揚歛事而多慙漏鞠躬抒思再拜銘勳將招岱岳之  
 魂輒效楚詞之意銘曰征穀于漢營年既謝兮時正  
 信而誠藏策書于周府帝鄉丹旆悠悠兮下山陽隔兩鄉之明月  
 來河方誓兮山告頽訝陰隲而已矣歎陽報而哀哉  
 陟千里之宏崗龜告吉兮著言臧年惟利兮日其良榮  
 蔓草于原上揭豐碑于路旁建之芬芳天福八年歲次癸  
 卯六月丁未朔十四日五代史史懿字繼美  
 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父建瑋事唐莊宗  
 為先鋒都校唐書有傳莊宗之伐鎮陽時建瑋為流矢  
 所中而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歿于王事召拜  
 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家聲天成中



為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尋歷毫  
 鳳二州防禦使晉祖以其弟翰尚魯國長公主故尤所  
 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觀察畱後開運初歷澶貝  
 二鎮節度使三年移鎮涇原未幾契丹入中原時四方  
 征鎮為戎王所召者靡不磨至唯懿堅壁拒命仍送款  
 于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及賜功臣  
 名號廣順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邠國公顯德元  
 年春以抱病歸朝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二贈中書  
 令冊府元龜周史懿字繼美為涇  
 原節度使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

揮使五代史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  
 罕之為紀綱光啟中罕之謁武皇于晉陽因選部

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  
 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梁晉

戰柏鄉相拒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

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

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五代

史柏鄉之役汴將韓勅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  
 定兵扼橋道韓勅選精兵先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  
 兵將劔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若何從  
 建及于部選士二百挺槍大譟禦汴軍却之于橋下

戰莘野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

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

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

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

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

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

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况以高而擊下不



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眾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

梁陣梁兵大敗五代史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

鄆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日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

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

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

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日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

槍効節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由是王師復振以功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

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

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于軍門募能

破梁戰艦者至于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

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瓮

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

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五代史十

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竿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

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

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

梁之戰艦須與烟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瓌解軍去冊府元龜王建及為衙軍都校天祐

七年王師攻魏州魏人夜出犯吾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汴將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

出急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



赴之擊敗汴軍進奔至其壘十七年梁軍圍德勝城百  
道齊攻又以蒙衝戰艦斷其津渡莊宗陣于北岸津路  
不通守將延賞矢石將盡莊宗積錢帛于軍門募能破  
賊船者于是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遊  
水破艦或言能禁咒兵又悉命試之卒無成效城中危  
急所爭晷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宗形于憂色  
建及環甲而進曰賊帥傾巢昧死冀茲一舉如我師不  
南則彼為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而縱敵憂君今日勝  
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効節勇卒三百人  
持斧被鎧鼓柂而行中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處蒙以  
牛革縣板如睥睨之制我船將近流矢兩集建及率持  
斧者入蒙衝間斬其竹纜破賊懸楯以稍刺之因于上  
流取獲數百以木夾口竹竿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  
薪于其上灌脂沃膏火發亘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  
烟鼓譟賊斷繼而下沉溺者大半我軍由是得渡帝曰  
周瑜得黃蓋而挫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  
何代無之

**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効節軍建及為將喜**  
**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

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

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 五代史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于威城建及傷手莊

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  
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鎗効節  
帳前親軍善于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  
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雖劣者忌讒之時宦  
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于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  
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  
既忠蓋雖知讒構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  
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亂久  
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後有功見疑  
私心憤鬱是歲卒于太原時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

行欽以兵攻仁恭于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

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



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

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

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

數立功五代史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

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守光困蹙令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

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為將攻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

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隸為

假子因從征討恩禮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

軍中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云李嗣源與高行珪追

躡至廣邊軍元行欽帥騎拒戰行珪呼謂行欽曰與公

俱事劉家我為劉家守城爾則借稱畱後誰之過也今

日之事何勞士眾與君抗衡以決勝負行欽驍猛騎射

絕眾報日可行周馬足微蹶將踣嗣源躍馬救之搥擊

行欽幾墜行欽正身引弓射嗣源中髀貫靴嗣源拔矢

凡八戰控弦七發矢中行欽猶沫血酣戰不解是夜行

欽窮蹙固守廣邊軍晉兵圍之嗣源遣人告之曰彼此

戰將不假言論事勢可量亟來相見必保功名翌日行

欽面縛出降嗣源酌酒飲之撫其背曰吾子壯士也養

為假子臨敵擒生必 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

有所獲名聞軍中 欽趨勇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冊府元龜

元行欽初從明宗名聞軍中 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

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 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

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  
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  
共之由是寵絕諸將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五代

史莊宗東定趙魏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  
得已而遣之時有散指揮都頭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  
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  
行欽必橫身解鬥翼衛之莊宗之營于德勝也與汴軍



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為汴軍數百騎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機急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莊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檢校太傅忻州刺史及莊宗平梁授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于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勅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五代史常因內宴羣臣使相預會行欽官為保傅當地褥下坐酒酣樂作莊宗叙平生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勅使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莊宗徹會不懌翌日以行欽為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內殿但宴武臣而已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官人生皇子者劉皇后心忌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

吾給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官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使為婦莊宗難違所請微許之皇后即命紹榮謝之未退肩輿已出莊宗心不懌佯不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如之何趙在禮反于魏莊宗

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勅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



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明

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



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

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于

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五代史及貝州軍

莊宗方擇將皇后曰小事不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

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泊至鄴

城攻之不能下退保于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

軍于鄴城之南及明宗為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于軍

中拜起之際誤呼萬歲者再明宗驚駭過之方止既而

明宗營于城西行欽營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為亂

軍所迫唯行欽之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張虔

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

疑悞行欽不聽將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

衛州因誣奏明宗曰鎮帥已入賊軍終不為國使明宗

既劫出鄴城令人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

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知紹榮妄矣因令白從訓

與明宗子繼璟至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繫繼璟于路

明宗凡奏軍機拘畱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絕及莊

宗出成皋知明宗在黎陽復令繼璟渡河召明宗行欽

即殺之仍勸班師四月一日莊宗既崩行欽引皇后存

渥得七百騎出師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

散從者數騎而已四日至平陸縣界為百姓所擒縣令

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即位

詔削行欽在身官爵斬于洛陽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

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

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于斷髮

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

死以求生終于被繫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

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



晉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

原五代史安金全代北人世為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

皇時為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為刺史莊宗已不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

以老病退居太原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

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疆

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

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為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

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

檀于羊馬城中檀軍驚潰五代史石君立趙州昭慶人

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役

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

于龍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渥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

立為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

全驅市人以登陴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

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

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

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

全等分出諸門擊殺于外暹明梁軍敗走十七年將兵

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

軍于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拒楊村五十里于河

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



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

年召還京師以疾卒五代史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

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

匠登陣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

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

旦為敵所有女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備寇承業

卽時授之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諸將得數

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軍退走微金全之奮命城幾

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

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

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二年治民為政非所長詔赴

闕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

必為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為安五道蓋

比鬼將有五道之名也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傳

又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

指揮使同光初為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

四年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為前鋒天成初授單州

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

北征從房知溫營于蘆臺會龍睡部下兵亂審通脫身

酒筵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

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圍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為

飛石所中而卒贈太尉又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陁

部人也祖山盛朔州牢城都校贈太傅父金全安北都

護振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

騎射幼以良家子事莊宗為義直軍使遷本軍指揮使

天成初唐末帝由潞邸出鎮河中奏審琦為牙兵都校

未幾入為歸化指揮使王師伐蜀充行營馬軍都指揮

使及凱旋改龍武右廂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初為捧

聖指揮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寨降于晉

排陣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寨降于晉

祖審琦亦預焉晉祖踐阼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

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起復

天福三年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

七年移鎮河中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開運末朝廷

以契丹入寇以審琦為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廂都指揮

使與諸將會兵于洛州俄而敵騎大至時皇甫遇慕容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馬為流矢所中勢已危賊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為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敵見塵起謂救兵至乃引去遂救遇與彥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領許州未幾移鎮兗海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遁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觀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審琦鎮襄沔僅一紀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為其下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沉醉寢于帳中其妾乃竊審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割又遽召其黨安

萬合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迹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為子守忠斃而戮之世宗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守忠仕皇朝累為郡守又安審暉字明遠審琦之兄也起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廂軍使從莊宗平幽蓟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禦副使歷鳳翔徐州僚授鎮武兵馬雷後遷河陽節度高祖龍飛以霸府上僚授鎮武兵馬雷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鄆州丁內艱起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為都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為副安陸平移鎮鄧州進位檢校太傅六年冬襄州安從進叛舉漢南之眾北攻南陽素無城壁唯守衙城賊傳城下審暉登陣召賊帥以讓之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罷鎮授右羽林統軍歲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內侵授邢州節度使居無何日疾暴作上章求代歸于京師養疾累年太祖卽位召于內殿從容顧問尤所歎重將以祿起之審暉辭以暮齒願就頤養拜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五千戶實封四百戶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詔贈侍中謚曰靜子守麟仕皇朝為贊善大夫五代



史補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計輕重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杖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向內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在卧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稍敬重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闢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

戰胡柳指揮使孟遷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

卒贈太尉五代史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俊俾收養之漸長列于左

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

陣累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卒轉都教練使權

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為魏府都巡檢使從征劉鄩下衛磁洺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

于臨洺西敗梁將王遷數千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預戰于胡柳陂建豐領相州軍

士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染風痺于任

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校太傅遙授鎮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



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日贈太尉子可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  
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  
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  
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  
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  
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  
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  
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

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  
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  
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  
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  
州節度使劉訥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  
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訥等無功  
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  
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  
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  
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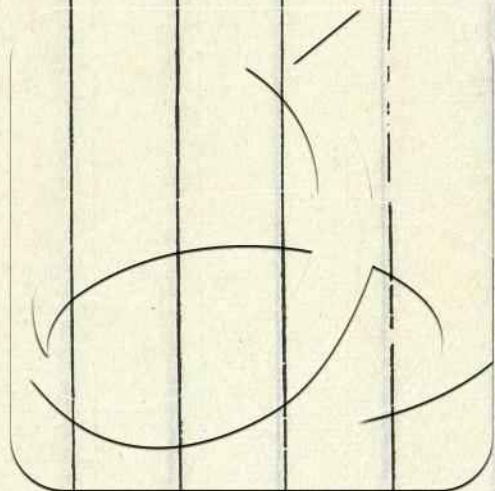
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崇卒于鎮

五代史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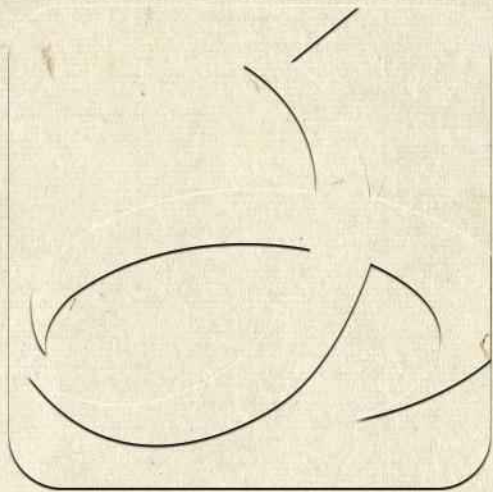
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  
用復歸莊宗以為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  
中為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汝州明宗由魏州南渡河  
時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隱懷二志使北門  
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供帳委積悉如一日先至者入  
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  
納總管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明宗  
女也時方在汴欲先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  
其家鄴無如之何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  
汜水鳴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噓唏使以兵為先鋒莊宗  
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  
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  
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未嘗出  
兵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乃以夔州為軍江軍拜鄴為  
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  
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  
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

達為崇  
卒于鎮

五代史卷之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